

西周生 辑著

醒世姻缘传

上

齐 鲁 书 社

一九八〇年·济南

醒世姻缘传

(上册)

•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4.6印张 296千字
1980年12月第1版 1980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206·37 定价 1.20 元

〔内部发行〕

醒世姻缘传上册目录

引	起		
第一回	晁大舍围场射猎	狐仙姑被箭伤生	(1)
第二回	晁大舍伤狐致病	杨郎中卤莽行医	(14)
第三回	老学究两番托梦	大官人一意投亲	(26)
第四回	童山人胁肩谄笑	施珍哥纵欲崩胎	(38)
第五回	明府行贿典方州	戏子恃权驱吏部	(52)
第六回	小珍哥在寓私奴	晁大舍赴京纳粟	(65)
第七回	老夫人爱子纳娼	大官人弃亲避难	(78)
第八回	长舌妾狐媚惑主	昏监生鹬突休妻	(90)
第九回	匹妇含冤唯自缢	老嫖报怨狠投词	(107)
第十回	恃富监生行贿赂	作威县令受苞苴	(120)
第十一回	晁大嫂显魂附话	贪酷吏见鬼生疮	(133)
第十二回	李观察巡行收状	褚推官执法翻招	(146)
第十三回	理刑厅成招解审	兵巡道允罪批详	(162)
第十四回	图园中起盖福堂	死囚牢大开寿宴	(175)
第十五回	刻薄人焚林拔草	负义汉反面伤情	(187)
第十六回	义士必全始全终	哲母能知亡知败	(199)
第十七回	病疟汉心虚见鬼	黠货吏褫职还乡	(212)
第十八回	富家显宦倒提亲	上舍官人双出殡	(225)
第十九回	大官人智奸匹妇	小鸭儿勇割双头	(237)

醒世姻缘传

- 第二十回 晁大舍回家托梦 徐大尹过路除凶……(251)
- 第二十一回 片云僧投胎报德 春莺女诞子延宗……(267)
- 第二十二回 晁宜人分田睦族 徐大尹悬扁旌贤……(279)
- 第二十三回 绣江县无假薄俗 明水镇有古淳风……(296)
- 第二十四回 善气世回芳淑景 好人天报太平时……(309)
- 第二十五回 薛教授山中占籍 狄员外店内联姻……(319)
- 第二十六回 作孽众生填恶贯 轻狂物类凿良心……(331)
- 第二十七回 祸患无突如之理 鬼神有先泄之机……(342)
- 第二十八回 关大帝泥胎显圣 许真君撮土救人……(355)
- 第二十九回 冯夷神受符放水 六甲将按部巡堤……(368)
- 第三十回 计氏托姑求度脱 宝光遇鬼报冤仇……(382)
- 第三十一回 县大夫沿门持钵 守钱虏闭户封财……(396)
- 第三十二回 女菩萨贱巢赈饥 众乡宦愧心慕义……(408)
- 第三十三回 劣书生厕上修桩 程学究棍中遗便……(421)

醒世姻缘传中册目录

- 第三十四回 狄义士掘金还主 贪乡约婪物消灾……(435)
- 第三十五回 无行生赖墙争馆 明县令理枉伸冤……(448)
- 第三十六回 沈节妇操心守志 晁孝子割股疗亲……(461)
- 第三十七回 连春元论文择婿 孙兰姬爱俊招郎……(474)
- 第三十八回 连举人拟题入彀 狄学生唾手游庠……(487)
- 第三十九回 劣秀才天夺其魄 忤逆子孽报于亲……(500)
- 第四十回 义方母督临爱子 募铜尼备说前因……(515)
- 第四十一回 陈哥思妓哭亡师 魏氏出丧做新妇……(530)
- 第四十二回 妖狐假恶鬼行凶 乡约报村农援例……(543)
- 第四十三回 提牢书办火烧监 大辟囚姬蝉脱壳……(556)
- 第四十四回 梦换心方成恶妇 听撒帐早是痴郎……(568)
- 第四十五回 薛素姐酒醉疏防 狄希陈乘机取鼎……(583)
- 第四十六回 徐宗师岁考东昌 邢中丞赐环北部……(596)
- 第四十七回 因诈钱牛栏认犊 为剪恶犀烛降魔……(609)
- 第四十八回 不贤妇逆姑殴婿 护短母吃脚遭拳……(622)
- 第四十九回 小秀才毕姻恋母 老夫人含饴弄孙……(635)
- 第五十回 狄贡士换钱遇旧 臧主簿瞎话欺人……(649)
- 第五十一回 程犯人釜鱼漏网 施囚妇狡兔投罗……(661)
- 第五十二回 名御史旌贤风世 悍妒妇忤逆乖伦……(673)
- 第五十三回 欺绝户本妇盗财 逞英雄遭人捆打……(686)

醒世姻缘传

- 第五十四回 狄生客中遇贤主 天爷秋里殛凶人……(700)
- 第五十五回 狄员外餐殄食店 童奶奶怂恿庖人……(713)
- 第五十六回 狄员外纳妾代庖 薛素姐殴夫生气……(726)
- 第五十七回 孤儿将死遇恩人 凶老禱神逢恶报……(739)
- 第五十八回 多心妇属垣着耳 淡嘴汉圈眼游营……(752)
- 第五十九回 孝女于归全四德 悍妻逞毒害双亲……(765)
- 第六十回 相妒子痛打甥妇 薛素姐监禁夫君……(778)
- 第六十一回 狄希陈飞星算命 邓蒲风设计诓财……(791)
- 第六十二回 狄希陈诬语辱身 张茂实信嘲殴妇……(802)
- 第六十三回 智姐假手报冤仇 如卞托鹰惩悍泼……(815)
- 第六十四回 薛素姐延僧忏罪 白姑子造孽渔财……(828)
- 第六十五回 狄生遭打又赔钱 张子报仇兼射利……(842)
- 第六十六回 尖嘴监打还伤臂 狠心赔酒又捱椎……(856)

醒世姻缘传下册目录

第六十七回	艾回子打脱主顾	陈少潭举荐良医……(869)
第六十八回	侯道婆伙倡邪教	狄监生自控妻驴……(884)
第六十九回	招商店素姐投师	蒿里山希陈哭母……(897)
第七十回	狠汉贪心遭主逐	贤妻巧嘴脱夫灾……(908)
第七十一回	陈太监周全伙计	宋主事逼死商人……(921)
第七十二回	狄员外自造生坟	薛素姐伙游远庙……(934)
第七十三回	众妇女合群上庙	诸恶少结党拦桥……(947)
第七十四回	明太守不准歪状	悍婆娘捏念活经……(960)
第七十五回	狄希陈奉文赴监	薛素姐咒骂贱行……(973)
第七十六回	狄希陈两头娶大	薛素姐独股吞财……(988)
第七十七回	馋小厮争嘴唆人	风老婆撒极上吊……(1007)
第七十八回	陆好善害怕赔钱	富承古诈财捱打……(1014)
第七十九回	希陈误认武陵源	寄姐大闹葡萄架……(1028)
第八十回	童寄姐报冤前世	小珍珠偿命今生……(1040)
第八十一回	两公差愤抱不平	狄希陈代投诉状……(1054)
第八十二回	童寄姐丧婢经官	刘振白失银走妾……(1067)
第八十三回	费三千援纳中书	降一级调出外用……(1081)
第八十四回	童奶奶指授方略	骆舅舅举荐幕宾……(1094)
第八十五回	狄经历脱身赴任	薛素姐被赚留家……(1108)
第八十六回	吕厨子回家学舌	薛素姐沿路赶船……(1121)

醒世姻缘传

- | | | |
|-------|---------|-----------------|
| 第八十七回 | 童寄姐撒泼投河 | 权奶奶争风吃醋……(1133) |
| 第八十八回 | 薛素姐送回明水 | 吕厨子配死高郎……(1147) |
| 第八十九回 | 薛素姐谤夫造反 | 顾大嫂代众降魔……(1161) |
| 第九十回 | 善女人死后登仙 | 纯孝子病中得药……(1174) |
| 第九十一回 | 狄经司受制嬖妾 | 吴推府考察属官……(1188) |
| 第九十二回 | 义徒从厚待师母 | 逆妇假手杀亲儿……(1202) |
| 第九十三回 | 晁孝子两口焚修 | 峰山神三番显圣……(1216) |
| 第九十四回 | 薛素姐万里亲征 | 狄希陈一惊致病……(1229) |
| 第九十五回 | 素姐泄数年积恨 | 希陈捱六百沉椎……(1242) |
| 第九十六回 | 两道婆骗去人财 | 众衙役夺回官物……(1256) |
| 第九十七回 | 狄经历惹火烧身 | 周相公醍醐灌顶……(1269) |
| 第九十八回 | 周相公劝人为善 | 薛素姐假意乞怜……(1282) |
| 第九十九回 | 郭将军奉旨赐环 | 狄经历回家致仕……(1296) |
| 第一百回 | 狄希陈难星退舍 | 薛素姐恶贯满盈……(1310) |

第一回

晁大舍围场射猎 狐仙姑被箭伤生

公子豪华性，风流浪学狂。律身无矩度，泽口少文章。
选妓黄金贱，呼朋绿蚁忙。招摇盘酒肆，叱咤闯围场。
冶服貂为饰，军妆豹作裳。调词无雪白，评旦有雌黄。
恃壮能欺老，依强惯侮良。放利兼渔色，身家指日亡！

圣王之世，和气熏蒸，生出一种麒麟仁兽：雄者为麒，雌者为麟。那麒麟行路的时候，他拣那地上没有生草的去处，没有生虫的所在，方才践了行走，不肯伤害了一茎一草之微，一物一虫之性。

这麒麟虽然是圣王的祥瑞，毕竟脱不了禽兽之伦。人为万物之灵，稟赋天之灵根善气而生，天地是我的父母，万物是我的同胞。天地有不能在万物身上遂生复性的，我还要赞天地的化育。所以那样至诚的圣人，不特成己成人，还要陶成万物，务使天乔蠢动，物物得所，这才是那至诚仁者的心肠。若是看得万物不在我胞与之内，便看得人也在我一膜之外。那还成个大人？

所以天地间的物，只除了虎狼性恶，恨他吃人；恶蛇毒蝎，尾能螫人；再有老鼠穴墙穿屋，盗物窃粮，咬坏人的衣服书籍；再是蝇蚊能嗜肤败物。这几般毒物，即使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面前，也要活活敲死，却也没甚罪过。

第一回

若除此这几种恶物，其余飞禽走兽，鳞介昆虫，无害于人，何故定要把他残害？人看他是异类，天地看来都是一样生机。也不必说道那鸟啣环，狗结草，马垂缰，龟献宝的故事；只说君子体天地的好生，此心自应不忍。把这不忍的心扩充开去，由那保禽兽，渐至保妻子，保百姓。若把这忍心扩充开去，杀羊不已，渐至杀牛；杀牛不已，渐至杀人；杀人不已，渐至如晋献公唐明皇唐肃宗杀到亲生的儿子。不然，君子因甚却远庖厨？正是要将杀机不触于目，不闻于耳，涵养这方寸不忍的心。所以人家子弟，做父母兄长的务要从小葆养他那不忍的孩心：习久性成，大来自不戕忍，寿命可以延长，福禄可以永久。

当初山东武城县有一个上舍，姓晁，名源。其父是个名士，名字叫做晁思孝，每遇两考，大约不出前第。只是儒素之家，不过舌耕糊口，家道也不甚丰腴。将三十岁生子晁源。因系独子，异常珍爱。渐渐到了十六七岁，出落得唇红齿白，目秀眉清。真是：

苟令留裾五日香。

只是读书欠些聪明，性地少些智慧。若肯把他陶熔训诲，这铁杵也可以磨成绣针。无奈其母固是溺爱，这个晁秀才爱子更是甚于妇人。十日内倒有九日不读书。这一日还不曾走到书房，不住的丫头送茶，小厮递果，未晚迎接回家。如此蹉跎，也还喜得晁源伶俐，那“上大人，丘乙己”还自己写得出来。后来知识渐开，越发把这本《千字文》丢在九霄云外，专一与同班不务实的小朋友游湖吃酒，套雀钓鱼，打围捉兔。

晁秀才夫妇不以为非。幸得秀才家物力有限，不能供晁源挥酒，把他这飞扬泄越的性子倒也制限住几分。

晁秀才连科不中，刚刚挨得岁贡出门。那时去国初不远，秀才出贡，作兴旗扁之类，比如今所得的多；往京师使费，比如今所用的少；因此，手头也渐从容，随与晁源娶了计处士的女儿计氏为妻。

晁秀才与儿子毕姻以后，自己随即上京廷试。那时礼部大堂缺官，左侍郎署印。这侍郎原做山东提学，晁秀才在他手内考过案首，见了晁秀才，叙了些间阔，慰安了几句，说道：“你虽然不中，如今年纪不甚大，你这仪表断不是个老教授终身的。你如今不要廷试，坐了监，科他一遍科举；中了更好；即不中，考选有司，也定然不在人下。况我也还有几年在京，可以照管着你。”

晁秀才听了这篇说话，一一依从。第二年，进了北场，揭了晓，不得中，寻思道：“老师望我中举，举既不得中，若不趁他在京，急急考就了官，万一待他去了，没了靠山，考一个州县佐贰，读书一场，叫人老爷，磕头参见，这也就苦死人了！”遂与侍郎说了这个实情。侍郎也深以为然。

晁秀才随赴吏部递了呈，投了卷。吏部司官恰好也是侍郎的门生，侍郎预先嘱托了，晁秀才方才同众赴考。出的题目是“有民人焉，有社稷焉”。

晁秀才本来原也通得，又有座师的先容，发落出来，高取中一名知县。晁秀才自家固是欢喜，侍郎也甚有光彩。

晁秀才又思量道：“我虽是考中了知县，缺的美恶就如天上地下一般，何不趁老师在京，急急寻个好地方选了？又待

何时？”随即挖了年，上了卯。怎当他造化来到，冢宰缺员，把礼部左侍郎推了吏部尚书。次年四月大选，晁秀才也不用人情，也不烦央浼，竟把一个南直隶华亭县的签，单单与晁秀才掣着。

这个华亭是天下有名的大县，甲科中用许多物力谋不到手的。晁秀才气也不呵一口，轻轻得了。报到家中，亲戚朋友那个肯信？说：“这个华亭县，自古来都是进士盘踞住的，那有岁贡得的？”报喜人嚷街坊，打门扇，要三百两，闹成一片。不两日，见了邸报，却道真真不差，将报子挂了红，送在当日教学的书房内供给，写了一百五十两的谢票，方才宁贴。

武城县这些势利小人听见晁秀才选了知县，又得了天下第一个美缺，恨不得将晁大舍的卵脬扯将出来，大家扛在肩上；又恨不得晁大舍的屁股撅将起来，大家舐他粪门。有等下户人家，央亲傍眷，求荐书，求面托，要投做家人。有那中户人家，情愿将自己的地土，自己的房屋，献与晁大舍，充做管家。那城中开钱桌的，放钱债的，备了大礼，上门馈送。开钱桌的说道：“如宅上用钱时，不拘多少，发帖来小桌支取。等头比别家不敢重，钱数比别家每两多二十文。使下低钱任凭拣换。”那放债的说道：“晁爷新选了官，只怕一时银不凑手。”这家说道：“我家有银二百。”这家说道：“我家有三百，只管取用。利钱任凭赐下。如使的日子不多，连利钱也不敢领。”又有亲眷朋友中，不要利钱，你三十，我五十，络绎而来。

这个晁大舍原是挥霍的人，只因做了穷秀才的儿子，叫

他英雄无用武之地；想起昔日向钱铺赊一二百文，千难万难，向人借一二金，百计推脱，如今自己将银钱上门送来，连文约也不敢收领，这也是他生来第一快心的事了！送来的就收，许借的就借。来投充的，也不论好人歹人，来的就收。不十日内，家人有了数十名，银子有了数千两。日费万钱，俱是发票向各钱桌支用。用了二百五十两银买了三匹好马，又用了三百两买了六头走骡，进出骑坐。买绫罗，制器皿。

真是“钱可通神”！不上一月之内，把个晁大舍竟如在“槐安国”做了驸马的一般，随即差了一个旧小厮晁书，带了四个新家人，祝世、高升、曲进才、董重，携了一千两银子，进京伺候晁秀才使用。

晁秀才选了这等美缺，那些放京债的人每日不离门缠扰，指望他使银子，只要一分利钱，本银足色纹银，广法大秤称兑。晁秀才一来新选了官，况且又是极大的县，见部堂，接乡宦，竟无片刻工夫做到借债的事。日用杂费也有一班开钱铺的愿来供给，所以不甚着急。

应酬少有次序，晁书领了四个家人，携了一千两银子，刚刚到京。有了人伺候，又有银子使用，买尺头，打银带，叫裁缝，镶茶盏，叫香匠作香，刻图书，钉幞头革带，做朝祭服；色色完备。对月领了文凭，往东江米巷买了三顶福建头号官轿，算计自己、夫人、大舍乘坐；又买了一乘二号官轿与大舍娘子计氏乘坐；俱做了绒绢帔幔。买了执事，刻了封条，顺便回家到任。家主不在家，家中尚且万分气势；今正经贵人到了，这烜赫是不消说起的了。接风送行，及至任中，宦囊百凡顺意，这都不为烦言碎语。

且说晁大舍随了父亲到任，这样一个风流活泼的心性，关在那县衙里边，如何消遣？到有一个幕宾，姓邢，河南洧川县人，名字叫做邢宸，字皋门，是个有意思的秀才。为人倜傥不羁，遇着有学问有道理的人，纵是贫儒寒士，他愈加折节谦恭；若是那等目不识丁的，村气射人的，就是王侯贵戚，他也只是外面怕他，心内却没半分诚敬。晁大舍道自己是个公子，又有了银钱；又道邢生是他家幕客，几乎拿出“伯颜大叔侍文章”的脸来。那邢生后来做到尚书的人品，你道他眼里那里有你这个“一丁不识”的佳公子？所以晁大舍一发无聊，在华亭衙内住了半年光景，卷之万金，往苏州买了些不在行玩器，做了些犯名分的衣裳，置了许多不合款的盆景，另雇了一只民座船，雇了一班鼓手，同了计氏回家。

向日那些旧朋友都还道是昔日的晁大舍，苦绷苦拽，或当借了银钱，或损折了器服，买了礼，都来与晁大舍接风，希图沾他些资补。谁知晁大舍道这班人肩膀不齐了，虽然也还勉强接待，相见时，大模大样，冷冷落落，全不是向日洽谈的模样；一把椅朝北坐下，一双眼看了鼻尖，拿官腔说了两句淡话，自先起身，往外一拱。

众人看了这个光景，“稍瓜打驴”，不免去了半截。那些新进的家人见了主人这个意思，后来这伙人再有上门的，也就“不得其门而入”了。况又六千两银子买了姬尚书家大宅，越发“侯门深似海，怎许故人敲”！

这些故友不得上门，这还是“贵易交”的常情；又寻思“富易妻”起来。那个计氏，其父虽然是个不曾进学的生员，却是

旧家子弟。那计氏虽身体不甚长大，却也不甚矮小；虽然相貌不甚轩昂，却也不甚寝陋；颜色不甚莹白，却也不甚枯熬；下面虽然不是三寸金莲，却也不是半朝銮驾。那一时，别人看了计氏到也是寻常，晁大舍看那计氏即是天香国色。计氏侍宠作娇，晁大舍倒有七八分惧怕。

如今计氏还是向来计氏，晁大舍的眼睛却不是向来的眼睛了；嫌憎计氏鄙琐，说道：“这等一个贫相，怎当起这大家！”又嫌老计父子村贫，说道不便向高门大宅来往；内里有了六七分的厌心，外边也便去了二三分的畏敬。那计氏还道是向日的丈夫，动起还要发威作势，开口就骂，起手即打。骂时节，晁大舍虽也不曾还口，也便睁了一双眼怒视。打时节，晁大舍虽也不敢还手，也便不象往时遇杖则受，或使手格，或竟奔避。后来渐渐的计氏骂两句，晁大舍也便得空还一句。计氏赶将来采打，或将计氏乘机推一交，攘两步；渐渐至于两相对骂，两相对打。后来甚至反将计氏打骂起来。往时怕的是计氏行动上吊，动不动就抹颈；轻则不许进房，再不然，不许上床去睡；这几件，如今的晁大舍都不怕了，恨不得叫计氏即时促灭了，再好另娶名门艳女。那怕你真个悬梁刎颈，你就当真死了，那老计的父子也来奈不动他。若说到念经发送，这只当去了他牛身上一根毛尾。他往时外边又没处去，家中只得一间卧房，卧房中只得一床铺盖。不许入房，不许同睡，这也就难为他了。他如今到处书房，书房中匡床罗帐，藤簟纱衾；无非暖阁，暖阁内红炉地炕，锦被牙床。况有一班女戏常远包在家中，投充来清唱龙阳，不离门内。不要说你闭门不纳，那计氏就大开了门，地下洒了盐

汁，门上挂了竹枝，只怕他的羊车也还不肯留住。所以计氏也只待“张天师抄了手——没法可使了”。计氏的胆不由的一日怯似一日。晁大舍的心今朝放似明朝，收了一个丫头，过了两日，嫌不好，弃吊了；又使了六十两银子取了一个辽东指挥的女儿为妾，又嫌他不会奉承，又渐渐厌绝了；每日只与那女戏中一个扮正旦的小珍哥大热。

这个小珍哥，人物也不十分出众，只是唱得几折好戏文。做戏子的妓女甚是活动；所以晁大舍万分宠爱，托人与忘八说情，愿不惜重价，要聘娶珍哥为妾；许说计氏已有五六分的疾病，不久死了，即册珍哥为正。珍哥也有十分要嫁晁大舍的真心。只是忘八作势说道：“我这一班戏通共也使了三千两本钱，今才教成，还未撰得几百两银子回来；若去了正旦，就如去了全班一样了，到不如全班与了晁大爷，凭晁大爷赏赐罢了。”又着人往来说合。媒人打夹帐，家人落背弓，陪堂讲谢礼，那“羊毛出在羊身上”，做了八百银子，将珍哥娶到家内。

那计氏虽也还敢怒敢言，当不起晁大舍也就敢为敢做。计氏不肯降心，珍哥不肯逊让，晁大舍虽然有财有势，如此家反宅乱，也甚不成人家。听了陪客董仲希计策，另收拾了一处房子，做衣裳，打首饰，拨家人，买婢妾，不日之间，色色齐备，将珍哥居于其内。晁大舍也整月不进计氏内边去了。渐渐至于缺米少柴，反到珍哥手内讨缺。计氏也只好“哑子吃了黄柏味，难将苦口向人言”！

一日，正是十一月初六日冬至的日子，却好下起雪来。晁大舍叫厨子整了三四桌酒，在留春阁下生了地炉，铺设齐

整，请那一班富豪赏雪。渐渐众客齐集拢来，上了座。那一班女子弟俱来斟酒侑觞，这日不曾扮戏。这伙人说的无非是些奸盗诈伪之言，露的无非是些猖狂恣纵之态，脱不了都是些没家教，新发户，混帐郎君。席间上了一道儿鮓，因此大家说道：“今冬雉兔甚多，狼虫遍野，甚不是丰年之兆。”你一言，我一语，说道：“各家都有马匹，又都有鹰犬，我们何不合伙一处打一个围顽耍一日？”

内中有一个文明说：“要打围，我们竟到晁大哥庄上：一来那雍山前后地方宽阔，野兽甚多；也还得晁大哥作个东道主人方好。”晁大舍遂满口应承。讨出一本历日，拣了十一月十五日宜畋猎的日子。约定大家俱要妆扮得齐整些，象个模样。卯时俱到教场中取齐发脚。也要得一副三牲祭祭山神土地，还得一副三牲祭旗。晁大舍道：“这都不打紧，我自预备。”

约期定了。吃至次日五更天气，雪渐下得小了，也有往家去的，也有在晁家暖房内同女戏子睡的。晁大舍吃了一夜酒，又与珍哥做了点风流事件，一觉直睡到申时方起。前面借宿的朋友也都去了。晁大舍也不曾梳洗，吃了两碗酸辣汤，略坐了一会，掌上灯来，那宿酒也还不得十分清醒，又与珍哥上床睡了，枕头边说起十五日要大家到雍山打围，到庄上住脚，须得预先料理。

珍哥问了详细，遂说道：“打一日，我也要去走一遭，散散我的闷气。”晁大舍说：“你一个女人家，怎好搭在男人队里？且大家骑马，你坐了轿，如何跟得上？”珍哥说：“这伙人，我那一个写不出他的‘行乐图’来！十个人，我倒有十一